

映山红 红似血

■ 贾永 付艳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几场春雨过后,赣南闽西的万山丛中,竞相开放的映山红如血似火,一如牺牲在这片红土地上的红军烈士永远燃烧的生命。

—

1928年8月25日晚,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在追击叛徒途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5岁。噩耗传来,朱德心如刀割,长叹一声:“我军失去一位能也将!”

王尔琢,湖南石门人,黄埔军校一期生,1924年经周恩来介绍入党。大革命失败后,王尔琢跟随周恩来参加南昌起义,出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25师第74团参谋长。

起义军主力南下,王尔琢随朱德留在三河坝阻击敌人。血战三天三夜,3000人的队伍损兵过半。失败的阴影笼罩着士气低落的部队。行至赣南大余,饥饿疲惫的士兵哄抢了县城里的当铺……

危急时刻,朱德命令第74团党代表陈毅把部队拉到城外集合。陈毅高喊:“站队!站队!”

第一个站到陈毅面前的,是朱德;第二个,就是王尔琢。

1928年4月,朱毛红军会师井冈山。王尔琢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参谋长兼第28团团长。

龙源口之战,王尔琢指挥第28团突袭敌军指挥部,歼敌一个团,名震湘赣边界。

1928年8月,红军攻打郴州遭受重创,对革命失去信心的第28团第2营营长袁崇全带领两个连出走,企图投靠国民党军。

这两个连队都是南昌起义留下的种子。消息传来,官兵义愤填膺,纷纷主张派大部队追赶,把袁崇全“打”回来,王尔琢则主张“喊”回来。在他看来,大多数战士是被欺骗蒙蔽的,一旦武力追赶,很有可能造成伤亡。他向朱德表示:“我和他们同甘共苦、出生入死,他们一定会听我的。即使劝不回袁崇全,也尽量把迷途的战士拉回来!”说完,他与28团党代表何长工带着一个排连夜出发,终于在江西崇义县思顺圩追上了正在休息的两个连队。

已是深夜,王尔琢命令全排在稍远

处警戒,独自一人上前喊话,以便让被胁迫的士兵放下戒心。得知袁崇全原来是要带他们去叛变投敌,许多战士醒悟过来,三五成群地聚拢在了王尔琢周围,决定跟着团长重返井冈山。袁崇全见势不妙,乘王尔琢不备,连开数枪,带着几个亲信趁夜暗仓皇逃走。

王尔琢就这样倒在血泊之中。半个月后,朱德亲率红军攻入遂川城,处决了叛徒袁崇全。

在为王尔琢召开的追悼会上,毛泽东亲自起草了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他这样评价这位爱将:“尔琢用自己的牺牲,换回了两个连,稳定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1927年3月,参加北伐的王尔琢来到武昌。这时的王尔琢还未曾与快3岁的女儿见过面。他在黄土坡租了一间民房,写信让母女俩前来团聚。然而,待到妻子郑凤翠带着幼女桂芳找到相约的小屋后,左等右等却没有等到丈夫的到来。原来,刚刚成了国民党通缉的“中共要犯”的王尔琢,已经潜往上海寻找党组织。郑凤翠只好带着女儿回到湖南老家。几个月后,她从公公那里看到了一封令她不忍卒读的信:“凤翠母女此次来汉,未谋一面,深为憾事。几何尝不想念着骨肉团聚,几何尝不眷恋着家庭的亲密,但上海、长沙烈士们殷红的血迹燃起了儿的满腔怒火,乱葬岗上孤儿寡母的哭声斩断了儿的万缕归思。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儿已决意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凤翠娘家父母双亡,望大人善待儿媳,见凤翠如见儿一般……”

1989年6月,87岁的郑凤翠去世。人们在老人留下的一个首饰盒里发现了60粒杏仁,那是郑凤翠对丈夫牺牲60周年的特殊纪念。

二

“秋收时节暮云愁。”1927年9月20日,毛泽东在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里仁学校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全体人员发表讲话,宣布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关于不打长沙转兵向南的决定。

这是毛泽东顶着巨大压力做出的决策。在里仁学校大操场集合的人群中,最早站出来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就有伍中豪,时任起义军第3团副团长兼第3营营长。

在秋收起义队伍中,伍中豪文化程度较高,与毛泽东相识也很早。伍中豪,湖南耒阳人。1923年,还在北大文学院读书期间,伍中豪就受李大钊影响,加入了党组织。1925年5月,受党派遣,伍中豪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步兵科。毕业后他到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军事教官。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伍中豪与毛泽东同居一室。伍中豪敬佩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深刻见解。毛泽东则欣赏伍中豪的好学上进,亲切地喊这个小他12岁的湖南老乡“豪子”。

1928年1月初,伍中豪率三营九连突袭大坑镇,消灭了遂川靖卫团大部,乘胜占领遂川县城,为部队解决了冬衣和过年的给养。不久后,伍中豪在攻打宁冈县新城的战斗中腿部负伤,他硬是忍着伤痛率先登城,撕开突破口,取得了秋收起义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1929年1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调集6个旅约3万人准备兵分5路进攻井冈山。在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伍中豪坚决支持毛泽东游击赣南的主张。1930年6月19日,红四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从南、北、西三面向龙岩城发起猛烈攻击。至14时,歼灭国民党第一混成旅主力2000多人。

毛泽东曾说:“红军在赣南有今日之发展,伍中豪有功,他是力主到赣南来的。”

1930年10月,已经担任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委员、红12军军长的伍中豪带领一个警卫排,从吉水出发取横江渡,调集赣西南各县独立团,准备向福建漳州进军。途经安福县城时,遭到地主武装的伏击,官兵死亡过半。伍中豪也在突围中牺牲,时年25岁。

1949年开国大典前,毛泽东接见各大野战军出席庆典代表时,对罗荣桓、粟裕、谭震林感叹道:“如果伍中豪、黄公略在的话,他们该有多高兴呀!”

三

1949年9月,一对母女刚刚走进中南海,彭德怀就急急迎了出来:“终于找到你们了。好!好!”这对母女就是红军战将黄公略的妻子刘玉英、女儿黄岁新。

黄公略,湖南湘乡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高级班;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

平江起义后,红五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开赴井冈山;

特写

聚焦生活,定格精神

清晨,几颗星星镶嵌在黛青色的天幕上,料峭春风轻拂着宁静的村庄。

卞康全一如往常,早早地起床。小院内,84岁的老父亲卞华已推出一辆独轮车在等他。车上载着昨日新取的泥土,空气里弥漫着新鲜的泥腥味儿。父子俩默契地对视一眼,谁也没说话。出发时,卞康全接过独轮车在前面推着,父亲扛着两把大锹在后面跟着。

十几分钟后,父子俩来到位于江苏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步风镇五总河畔的五条岭烈士陵园。在巍峨的烈士纪念碑前,两人不约而同地整理了整仪容,对着烈士纪念碑三鞠躬……

—

时光回到1947年12月,我华东野战军第11、第12纵队所部会同地方武装,在盐城东南的伍佑、便仓一带对国民党军展开阻击。这场持续了4天4夜的阻击战,史称“盐南阻击战”。此战中,我军取得辉煌战绩,消灭国民党军7000多人。但因敌我力量悬殊及武器装备的落后,我军也有2000多名将士洒血疆场。

战火硝烟中,当地百姓通过船载人抬,将烈士遗体送至主战场附近的伍佑区袁坎乡港南村(今步风镇庆元村)一块空旷的盐碱地掩埋。由于牺牲的战士太多,加之战争频仍,无法一一给烈士建坟,当地百姓只能在平原上挖沟,安葬烈士。

一条沟、两条沟、三条沟……大伙一边流泪,一边挥舞镐头、铁锹挖沟,共挖出5条横贯东西长约40米、宽3米、深1.5米的土沟,安葬的烈士有2000多人。

烈士长眠于这片血染的土地上,5条土沟堆起了1米多高的长长坟头。从一马平川的平原上远远看去,恰似一道道耸立的“山岭”,当地人遂将此处命名为“五条岭”。

一路由年仅30岁的黄公略指挥,发展湘鄂赣根据地。仅仅两年时间里,黄公略便把队伍从最初的200多人发展到近2000人。后来,黄公略又领导扩展由江西永新至广东南雄,纵400里、横300里、赤色群众400余万的根据地。他杰出的军事才干和对游击战的深刻见解,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1930年9月,毛泽东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中写道:“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1931年3月下旬,蒋介石集结约20万大军第二次“围剿”中央苏区。这时的红军只有3万人,毛泽东主张诱敌深入,在退却中寻找敌人弱点,集中兵力给予毁灭性打击。

担任红三军军长的黄公略随机应变,将阻击战变为伏击战,指挥部队从埋伏的地方突然杀出,一下子打乱了敌军的部署,10000多人的敌第28师顷刻间分崩离析,师长公秉藩也做了红军的俘虏。黄公略率红三军从天而降的英姿,给在白云山头指挥战斗的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这里的“飞将军”,便是指黄公略。

第三次反“围剿”,黄公略率领红三军,配合兄弟部队首战莲塘,次战良村,再战黄陂,三战三捷。

1931年9月15日上午,当黄公略率先头部队行军转移途中,到东固六渡劫时,突遇3架敌机袭击。就在黄公略指挥部队伍迅速隐蔽时,子弹穿进了他的胸口、腹部和腋下。鲜血,瞬间染红了灰布军衣。

生命最后时刻,黄公略强忍剧痛,向参谋长陈奇涵挤出一丝微笑:“替我写封家信,家中有老母、妻子,还有一个没见过面的小女,她叫黄岁新。就把我埋在这儿吧,我喜爱这里的山和水……”

将星陨落。毛泽东含泪写下挽联:“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来。”

1939年,徐特立到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工作。送别徐老的时候,毛泽东专门向他请求一事:“此去长沙,一定设法找到刘玉英母女俩,这是我牵挂多年的心愿呀!”几经周折,徐特立找到了刘玉英。10年后,彭德怀专程派人将母女俩接到北京。

五条岭的守望

■ 徐向林

华盯着卞康全问:“我总有老了的一天,你会接着守下去吗?”

“会!”卞康全声音响亮地回答。

三

英烈长眠处,精神永留存。

卞康全与他祖父、父亲有所不同的是,他不仅守墓,还主动寻找烈士的亲人。起初,卞康全没有烈士名录,只能等待烈士的亲人前来吊唁。一直到他24岁那年春天,才等来第一位烈士的亲人——

那天上午,卞康全刚从陵园修墓回到家中,有一位操外地口音的中年女子上门借锹。卞康全好奇地问:“你借锹干吗?”

“我父亲安葬在这儿,我要给他上坟。”

卞康全心里一惊,急忙把她让进屋闲聊起来。她告诉卞康全,她叫陈继业,是河北邯郸人,她的父亲是在盐南阻击战中牺牲的陈同桂烈士。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卞康全问。

陈继业答道:“我父亲牺牲后,由于部队改编,我家除收到一张烈士证明书,别的信息都无法查找。我和我母亲查访多年,终于查到这儿就是我父亲的安葬地。”

卞康全立刻站起身,恭恭敬敬给陈继业鞠了一躬,然后带着她去上坟。陈继业给每条岭都添了三锹土,边添土边抽泣道:“爸爸,女儿来看您了。”陪在一旁的卞康全也悄悄抹去夺眶而出的泪水……

2009年,当地政府对五条岭再次进行了翻新修整,正式聘任卞康全为“五条岭烈士陵园守墓人”,并收集有关信息汇编《难忘五条岭》一书,书中收录了751

老兵的信念

■ 王贵胜

战友们以为您活不成了,但顽强的您再一次挺了过来,又风风火火地去追赶队伍。解放战争时期,在一次激战中,您投出手中的最后一颗手榴弹,和战友们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发起冲锋,再一次身负重伤。从此,受过3次重伤的身体再也不允许您回到战斗一线,而您的心却从没有离开过战场。

您没有上过学,参加红军时只勉强认得几个字。新中国成立以后,您最怕自己在学习上掉队、思想上掉队。您特别珍惜组织提供的学习机会,把学习也当作一场艰苦的仗来打,在知识的海洋里执着地耕耘着。年逾百岁,您依然坚持每天读书看报,随身携带的黑色小包里装着一支笔、三个本子和一个放大镜,本子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学习笔记。

2014年,已是95岁高龄、78年党龄的您,在干休所党委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做了深刻的自我剖析。您自省“经常对照党章洗澡,思想就不会返潮长毛”,自问“两爬雪山三过草地都不怕,为啥现在没有专车就不行了”,自警“条件好了,作风不能散了”……作为一名战功卓著的老红军,您时时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始终保持老兵的本色。

作为世纪风云的亲历者,您见证了历史,创造了历史,也走进了历史。您用自己一生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实际行动,交出了一名老红军百岁生日的合格答卷。

这些日子里,我一直在深入思考,您104岁的生命年轮,镌刻着多少惊天动地的记忆,蕴含着多少永垂不朽的精神?您的一生,是一本博大精深的大书,是一个价值连城的宝藏,值得我们认真阅读和思考。此时此刻,我的耳边又响起您坚定响亮的声音:“一生跟党走,一步不掉队。”

名烈士的名录。

正是这本书,使得卞康全帮烈士寻亲有了依据。他结合书中的信息,并通过走访烈士籍贯地的党史、民政等部门收集信息,然后给烈士的家乡写信寄信,联系烈士的后人。这些年,卞康全已寄出900多封信件。

由于很多地名变更,早期很多信件被退回。后来邮政公司的投递员得知卞康全为烈士寻访后人的事迹后,自发地加入这一公益行动,对地址不清的信件,他们就想方设法查访转投。其中,卞康全寻找孙汝同烈士后人的信件,投递员就花费了两个多月时间进行查访。

当孙汝同烈士的侄子孙少国展读这封信时,不禁老泪纵横。孙汝同是孙少国的二伯,于1945年参军,生前系华东野战军第84团战士。“失联”的孙汝同一直是父母的一块心病。然而,历经多年查找,一直杳无音讯,其父母也带着失望先后离世。

收到信后,孙少国立即带着家人乘车来到五条岭烈士陵园祭奠。接待他们时,卞康全通过查找资料发现,那天正是孙汝同烈士的百岁诞辰纪念日,更给这次祭奠标注了特殊的意义。

2021年3月,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启动五条岭烈士陵园提升改造工程,将陵园从10亩扩建至50亩,并新建烈士纪念馆、盐南战役纪念馆等。纪念馆大厅的三面墙上,镌刻着1029名烈士的英名,这其中有着836名烈士的名字来自卞康全的不懈查访。

可是,还有许多烈士的名字没有得到确认。有人曾建议卞康全将其归类到无名烈士行列。可卞康全认真地说:“每个烈士都有名字,我们只是暂时不知他们姓甚名谁。他们的名字永远刻在我们心里。”

寻找依然在继续,卞康全没有放弃。2019年12月,卞康全的儿子参军入伍。临出发前,他向父亲敬了一个军礼,说:“爸,守陵与守国一个道理,等我回来后,我和您一起守陵。”

卞康全欣慰地笑了。就在儿子参军的同月,他也荣登“中国好人榜”。



英魂碧血染河山(雕塑) 谈强作



长征

第5753期